



良心茶遊記

遠征軍血戰松山(下)

●良心

國民黨第8軍擅長山地作戰，軍長何紹周是國民黨國防部長何應欽的侄子。第8軍下轄榮譽1師、82師和103師。從7月2日至19日，第8軍第82師和103師輪番多次進攻松山日軍滾龍坡和大垵口等陣地。日軍松山要塞共分滾龍坡（日軍稱本道陣地）、大垵口（日軍稱中間陣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日軍稱橫股陣地）和馬鹿塘等7個據點群。每個據點群的碉堡均以數個最堅固的母堡為核心，四周有數個子堡拱衛。

滾龍坡在陰登山西南，離日軍陣地松山主峰直線距離只有約2,000米，是竹子坡後的海拔最高點。如遠征軍佔領滾龍坡，松山主峰日軍就會腹背受敵。駐守滾龍坡的日軍利用複雜地形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和密集的堡壘，第8軍曾以主力103師和82師發動多次大規模炮空聯合進攻，均被日軍四面隱蔽工事的密集交叉火力擊退，且傷亡慘重。

7月20日，蔣介石命遠征軍司令官衛立煌到第8軍指揮所督戰。衛立煌兩次親臨第8軍，並與美國顧問一起同第8軍研究決定，對日軍山頂子高地等重要據點大開砲轟實施「坑道爆破」。盤踞松山的日軍主要佔據三大陣地：松山山頂、滾龍坡和大垵口。松山頂峰（子高地）是控制滇緬公路的最高點，為駐守松山日軍的主陣地。日軍在此構築了極其堅固的工事，計有母堡兩個，子堡星羅棋布，鐵絲網三道，嚴實掩蓋的各子堡堡經交通壕直通指揮部。第8軍將爆破山頂子高地坑道的掘進入口選在其北偏東方向。為了保證掘進直通子高地母堡上層的坑道，必須端掉子高地右翼的日軍堡壘，佔領滾龍坡西南陣地。為此第8軍軍長何紹周親自組織了一支「單炮敢死隊」，攜帶山炮深夜潛行到日軍陣地前沿，近距離摧毀日軍堡壘。副軍長李彌則親自挑選自願獻身的死士，把炸藥捆綁在身上，潛入日軍山頂子高地右翼堡壘，炸毀了敵堡。日軍滾龍坡守備隊長井上俊次郎斃命，第8軍衝鋒隊趁機攻佔了滾龍坡。為攻佔滾龍坡，第8軍兩個師血戰一月，傷亡過半。

從8月3日開始，第8軍直屬工兵營不分晝夜地向松山日軍頂峰子高地進行坑道作業。工兵營兩個連分別挖左右兩條坑道，一天三班倒輪流挖。為了掩護工兵進行坑道作業，遠征軍「擊東擊西」，不斷

派小股部隊攻打日軍陣地，吸引日軍注意力。同時不停地用炮火轟擊松山主峰，壓制日軍陣地，並不斷發射煙霧彈，造成陣地上空黑煙滾滾，遮住日軍視線。從遠征軍陣地最前沿距日軍陣地約150米處，向日軍頂峰子高地底下挖掘的4條坑道齊頭並進，每條坑道寬1米、深1.8米。在1、2兩壕及3、4兩壕間，各連一橫壕。8月18日，第8軍工兵完成了子高地母堡底下30米長的坑道，並經精密測算，確定在日軍兩母堡之下開掘了兩個大炸藥室。8月19日凌晨，第8軍工兵在美軍工兵指導下，將6噸美制TNT烈性炸藥裝入兩個炸藥室。為不讓日軍有所準備，遠征軍總部確定於8月20日上午引爆。

1944年8月20日一早，遠征軍司令官衛立煌和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都趕到了松山，與幾位美國將領和高級顧問在第8軍指揮部眺望子高地。遠征軍炮兵從拂曉開始便集中火力射擊，地面步兵也發起大規模伴攻，以誘使儘可能多的日軍進入堡壘和爆炸區。在點火掩蔽部內，放置了10部用電話機改裝的點火機。在掩蔽部外，還備份了一套常規的導火索引爆裝置。

上午9點15分，遠征軍地面攻擊部隊迅速趕到子高地下的安全區域，第8軍軍長何紹周在竹子坡指揮部通過電話下令：「起爆！」掩蔽部內外所有點火裝置同時點燃。據當時在場老兵回憶，大家憋住呼吸，開始似乎沒有動靜，過了幾秒鐘，大地顫動了一下，接着又顫動幾下，有點像地震，掩蔽部的木頭支架「嘎吱嘎吱」地晃動起來。接着才響起轟隆巨響，感覺似地動山搖。兩個大炸藥室內的6噸炸藥同時爆炸，山崩地裂，砂石泥土直衝霄漢。陣地上的遠征軍官兵看到，一股力量沖天而起，把日軍主峰子高地大碉堡整個托起數米，歪斜地栽倒在山頂上。同時，一股濃濃的煙柱從子高地竄起來，煙柱頂上似戴着一頂帽子，很像多年以後在電影裏看到的原子彈爆炸的蘑菇雲。濃煙中可見日軍屍體、樹幹、汽油桶、槍炮以及無數的軍用物資和裝備，漫天飛舞。煙柱足足有一兩百米高，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15分鐘後衝上子高地的第103師等部隊看到，整個子高地被炸翻，炸出兩個直徑30至40米、深約15米的大坑，日軍大碉堡蕩然無存。據統計，大碉堡內外共75名日軍斃命，另有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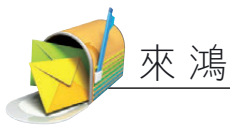


名日軍因被爆炸震暈而被俘，無一漏網。

然而流血並沒有結束，日軍主峰陣地上的殘敵依然負隅頑抗，並企圖拚死奪回子高地。雙方為爭奪子高地進行了連續4晝夜的慘烈肉搏戰。在遠征軍前沿交通壕內，雙方士兵互相抱着撕打而死者即達62對。遠征軍傷亡極其慘重，有的步兵僅剩兩三人。到8月底，日軍主峰陣地周邊高地已全部失守，且死傷慘重。日軍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也在8月29日被遠征軍炮火活埋斃命。但是第8軍仍未能完全控制松山主峰。此時有情報顯示，日軍殘部死抗是因為第56師團長命令松山守備隊要死守，等待駐緬甸日軍第33軍前來救援。而日寇33軍正試圖切斷印中地面聯絡線，並可能於9月10日左右抵達松山支援。蔣介石聞訊於1944年9月1日再次下達死命令，限第8軍在九一八國恥日之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處置。第8軍司令部於9月2日夜決定，由副軍長李彌統一指揮103師和82師等各部隊，決死全殲日軍。

從9月3日至6日，第8軍集中所有幹部雜兵，組織敢死隊進攻日寇殘敵據點。最後將日軍殘部主力壓迫至黃土坡（日軍稱橫股陣地）和馬鹿塘一帶。日軍拚死突圍，同遠征軍反覆肉搏。第8軍副軍長李彌親率特務營上陣衝殺清掃殘敵，激戰數日，越來越少的日軍終於抵擋不住遠征軍的血拚。9月5日夜間，松山日軍殘部陸續向第56師團發出「最後處置」和「訣別」電報，並銷毀密碼本等機要文件。9月6日，松山日軍頭目命令重傷員自殺，並殘忍殺害朝鮮慰安婦。

9月7日天亮前，在遠征軍合圍逼迫下，全部松山日軍殘部都被鎖到馬鹿塘一帶的三角形區域內。拂曉時分，第8軍各部從四面八方發起圍攻。日軍殘部頭目、113聯隊副官真鍋邦人大尉燒燬軍旗並將旗杆金屬標飾深埋後下令放棄抵抗，各自逃生。他獨自發起「死亡衝鋒」，被遠征軍擊斃。其餘日軍殘兵約40人分兩路向怒江壩及邦曼方向潰逃，遭遠征軍預先迂迴的部隊迎頭痛殲。下午6時左右，第8軍終於完全佔領松山。



來鴻

●吳傳玖

今日來聽風

在紛擾的塵世間，我們常常忙於追逐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卻忽略了那些最自然、最純粹的聲音——風的低語。今日，我決定放慢腳步，找一個靜謐的角落——聽風營地，坐下來，閉上眼睛，僅僅是為了來聽風。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羞澀地探進窗櫺，我輕輕地推開窗，一股清新而又略帶涼意的風迎面撲來，彷彿是大自然最溫柔的擁抱。這風，不急不躁，恰好處地吹散了夜的沉寂，喚醒了沉睡的大地。我深吸一口氣，讓這份清新沁入心脾，彷彿能洗淨心靈的塵埃，讓思緒變得異常清晰。我坐在窗前，手中無書，心中卻充滿了詩意。風，它是一位無形的畫家，以天空為布，雲朵為墨，肆意揮灑着它的創意。時而輕柔，如絲如縷，輕輕拂過樹梢，帶來一陣沙沙的響聲，那是樹葉在低語，訴說着它們與風的秘密；時而狂野，呼嘯而過，捲起地上的落葉，在空中翩翩起舞，那是風在展示它的力量與不羈。

我閉上眼睛，用心去感受這份來自自然的饋贈。風，它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夠穿透一切阻隔，直抵人的心靈深處。它帶走了我心中的煩惱與憂愁，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與平和。在這一剎那，我彷彿與整個世界融為一體，所有的喧囂與紛擾都離我遠去，只剩下我與風，在這寧靜的早晨，進行着一場無聲的對話。

隨着時間的推移，太陽逐漸升高，風也變得更加溫暖而柔和。它輕輕地吹過我的臉頰，帶來一絲絲暖意，彷彿在告訴我，新的一天已經開始，所有的希望與夢想都在等待着我去實現。我睜開眼，望着窗外那片被風拂過的綠意盎然的景象，心中充滿了力量與勇氣。

今日來聽風，不僅讓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麗與神奇，更讓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寧靜的港灣。風，它是我心靈的導師，教會我如何放下執念，如何擁抱變化，如何在喧囂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與淡然。在未來的日子裏，無論風雨如何變換，我都將帶着這份從風中汲取的力量與智慧，繼續快樂前行。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今來古往通千里 施學概（伯天）鞠躬

紅雲波映錦，
芳藻浪搖漣。
一夢回環醉，
昂觀表裏傳。
霞光今古賞，
日彩歲時圓。
澤潤生民合，
天恩聚賢賢。

甲辰年九月十三
2024年10月15日

詩詞偶拾

●范詩銀

鷓鴣天·河水（下）

其九

揮斧中分晉與秦，峰移嶺斷啓龍門。
龍門烹霧三千尺，千尺龍吟萬里聞。
華漢落，綺楓奔。文公魄宕穆公魂。
破吳擊梓宮虛外，一曲高歌一片雲。

其十

夷驥忽來戎驥嘶，三家鹽煮共一池。
風鳴蕭管誰家女，火爐錦山第幾時。
攜手罷，卻分離。蒲州鐵索漢唐泥。
泥九已把瀾關鎖，繚亂狼烽凌亂旗。

十一

紅了高粱綠太行，渾渾東注載斜陽。
伊川沁洛洛川浦，夏爵殷樽周爵漿。
方灑灑，更湯湯。游龍奔突虎咆狂。
浮華沉陸乾坤史，疊疊塵塵說晚煌。

十二

爭持雄才可補天，天公卻許做河仙。
凌波漫步周商夏，溯袖題箋日月年。
三百首，五千言。甘棠樹下禮堂前。
也將那副柔腸理，奉與蒼生社稷壇。

十三

骨刺絲殘焦木弓，中原逐鹿劫波紅。
合符折箭晴還雨，斷袂連襟異或同。
歧路遠，總相逢。迎潮送水過橋風。
何朝何代何人物，競把真醇醉翠空。

十四

一抱崢嶸十萬山，半襟黃土揮為原。
排磚接瓦莊莊開，紅豆青蔬燻燻棉。
流水水，漫延延。晚潮浩渺暮潮旋。
夢邊過過滄浪水，總是新容換舊顏。

十五

堆得土沙幾百層，層層粒粒不時鳴。
浮華千載流光溢，沉勇方圓劍劍橫。
埋素魄，滄龍經。懸河底上起高亭。
聖人玉扇搖風雅，誰證詩瓢大字晴。

十六

百萬年龜骨未枯，滄痕浪跡認當初。
五千年已月眉紋，五萬年時魚鱗甲。
躬九拜，歸歸途。心聲肺腑膽肝呼。
中華兒女黃河水，嘯傲東方四海殊。

跋

撫我柔絲雲浪噴，小兒大野澤邊人。
風清輕搥悲歡淚，劍長嘗懸汗血裙。
澄水月，亂辰痕。懷懷滄海紫艸鄰。
已將本色晴湖潤，竭盡衷衷洗盡塵。

生活點滴

●羅大佳

紅薯

紅薯又名「甘薯」「番薯」「地瓜」，在我的老家四川洪雅，則被稱為「紅苕」。紅薯是生長在農民莊稼地裏的一種農作物，有的為圓形，有的為橢圓形，均埋在地下生長，皮色和肉色因品種不同，有的為淡黃色，有的為白色，有的為紫色。紅薯的莖生長在地面上，平臥，多枝，向四周蔓延，葉兒為綠色，莖和葉子被稱為「紅苕藤」，紅苕藤剛長出來時，他的嫩頭被稱為「紅苕尖」，是可以掐來做蔬菜的。

紅薯渾身是寶。藤蔓可以割來餵豬、餵牛，紅苕尖可以做菜，紅薯可以食用，還可以熬糖。兒時的記憶裏，家鄉洪雅生產的紅薯，主要是用作養豬的飼料。春天，農人把紅薯種從地窖裏拿出來，在菜地裏挖好窩，埋進去，澆上家畜肥，用泥土蓋好，等它長出紅薯苗，再用農家肥澆灌紅薯苗。

夏天，插完稻穀秧苗後，農人在粟米地裏用鋤頭壟起一條條土埂，將已經變成藤蔓的紅薯苗割來，用剪刀剪成一節一節的種苗，插在埂上，按時澆肥，適時割掉已經長成成熟的藤蔓。秋天，農人研完地裏的粟米包穀，砍掉包穀桿，收割完田裏的稻穀之後，把紅薯從地裏挖出來，一揸兜一揸兜地揸回家，擇出較大的紅薯藏在地窖裏，一部分冬天食用，一部分作明年的紅薯種。小點的紅薯堆在屋角，每天揸一些到河邊，用網兜裝上，放在水裏浸泡着，幹完農活，去提起來，淘掉泥巴，用水清洗乾淨，揸回家放在鍋裏，菜刀把它砍爛，用瓜瓢舀水來放進去，燒水煮熟煮爛，倒在豬槽裏，端一碗粟米麵粉來蓋在上面，用一根木棍把它攪混均勻。豬兒一邊吃，一邊兩隻耳朵豎起，一抖一抖像兩隻蒲扇在搖曳一樣，嘴裏發出歡樂的「哄哄」聲。吃完混着一點粟米麵的紅薯，母親再提來一桶清水，倒進豬槽裏，豬兒不僅把清水喝光，連沾在豬槽周圍的食物都舔得乾乾淨淨的。豬兒吃了紅薯，膘長得很快，一兩個月的時間，架子和肉咄咄直冒，一身肉長得油光水滑，肥嘟嘟的，甚是好

看，能賣個好價錢，自己殺來吃，肉質很香。至於農人食用的紅薯，可以白水煮熟吃，也可以切成條條或片片，和着菜油炒來吃，可以和着糯米、豬油、食鹽，烘糯米飯吃，當然缺糧少食的年代，糯米飯是一種奢侈品，是用來招待珍貴客人的。此外，農村孩子還有一種吃法，那就是烤來吃。燒鍋煮飯的時候，將紅薯埋在灶孔柴灰裏，烤熟後用火鉗夾出來，輕輕拍掉上面的柴灰，剝開苕皮，一股清香香甜的味道直撲鼻孔。那個年代，農民的莊稼地裏什麼都缺，唯獨不缺紅薯，家家戶戶地裏都種，而且產量不錯。紅薯在所有農作物和蔬菜瓜果中，顯得廉價和不起眼，於是大家也用紅薯來比喻人。如果村裏哪個娃娃有點出息，頂班或讀書出去參加了工作，回到家裏傲氣十足時，人們就會在背地裏議論說：「紅苕屎還沒淘乾淨呢，就擺出一副要不完的樣子。」

紅薯來自菲律賓。據相關資料記載，明朝萬曆年間華僑陳振龍在菲律賓發現了一種種植容易、培育方便、產量很高的番薯，想把它帶回祖國種植。但當時統治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嚴禁薯類外傳。於是陳振龍一面暗中學習種植技術，一面千方百計尋找機會。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農曆五月下旬，陳振龍冒着生命危險，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經過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終於把薯種從菲律賓帶到福州，並在福州郊外試種，4個月後獲得高產。恰巧那年福建全省正遭「旱魃為虐，野草無青」的大旱災，鄉民紛紛引種，解決了饑荒問題。可以說，陳振龍把紅薯引到中國，為解決中國人吃飯和農業發展立下了大功。為此，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先生為他題寫了「地瓜美食，先輩偉功」詩句。前些年回家鄉洪雅，友人請吃飯。飯館一道「大豐收」菜譜讓我疑惑。及待端上桌來，盆裏放着煮熟的花生、粟米、土豆和紅薯。哦，過去很不起眼的紅薯，原來已經作為營養豐富的粗糧擺上了宴席，真是風水輪流轉轉轉。

學子邊疆行

●王威（帶隊老師）

願新疆香港同學心手相牽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人生如果都像初次相遇那般該多美好，那樣就不會有離別相思之苦了！

南疆之行總也是有些終點的，我想對於親歷此行的香港同學們來講，定會在生命中留下永恆的印記！作為香港生長的孩子們，也許感受過更多的西方文化，但當你們走進五千年燦爛的東方文明，親身感受千百萬年形成的廣袤天山之南；當你們踏進帕爾高原仰望神聖的公格爾峰；當你們手捧波光粼粼清澈無比的白沙湖水……我想，你們的心早已跟隨宇宙自然的牽引回歸到生命的本真。在這裏，你們只覺人類的渺小、生命的短暫，在這裏，你

們更覺人性的偉大、生命的可貴！正如自然對人類無盡的饋贈，母親對孩子無私的奉獻。香港，是祖國最心疼的孩子，你曾被迫離家150多年，母親知道你曾流離失所、飄搖不定，但請你理解那時的母親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今天，母親重新強大起來了，不會再讓你受到任何傷害，你是母親最愛的孩子啊！

此次南疆之行，讓香港的同學們對祖國的最西部有了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深深地愛上了這片神奇的土地，離別在即，眷戀不已。未來，願香港、新疆同學們心手相牽，在兩地青年一代的不懈奮鬥下，書寫壯美華麗的新篇章！